

執意的追尋

訪插畫師葉曉文

■ 陳文



葉曉文 曾獲青年文學獎小說公開組冠軍，除了《尋花》和《尋花2》，還著有繪本《藉着此書說愛你》和短篇小說集《殺寇》，及曾為也斯的詩集《普羅旺斯的漢詩》畫插畫。



尋香港的原生植物

如果要選一種植物來代表你，你會選甚麼？

香港金線蘭，它是一種蘭花，最早發現它的人以「香港」為它命名。它的樣子怪怪的，我喜歡的東西也古古怪怪的。很多人對植物沒有特別的感覺，我卻非常喜歡植物，為了尋找植物，我可以連續去同一個地方很多次。我找尋植物的最高紀錄是七次。很幸運，我到大帽山兩、三次，便找到香港金線蘭，我對植物的狂熱在別人眼中可能也很古怪。

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，我們有三千多種植物，而其中二千多種是香港的原生品種。原生，即「原本已在這地方生長」的意思，這些植物特別適應香港的土壤、氣候。熱愛植物的葉曉文於2014年及2016年出版了圖文著作《尋花》及《尋花2》。書中的植物都是她訪尋山嶺溪澗，親手拍照、繪畫、記錄下來的。「我喜歡親身去找植物，在它的生境摸一摸它、聞一聞它，感受它不同的細節，例如它的葉子是厚還是薄，上面有沒有毛，它的香味是屬於哪一種等等。親身的體驗讓我有具體的意象去創作文字。」

在葉曉文眼中，植物除了有實用的價值，如用作中草藥或染料，更有文化及教育價值。杜牧《贈別》云：「娉娉裊裊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。」草豆蔻在中國文化中象徵十三、四歲的少女，在香港郊野十分常見，如果帶小

朋友到郊外考察，他們不單可以學到科普知識，還可通過植物認識中國文化。因此葉曉文對詩詞歌賦中提及的植物特別感興趣，特意要追尋它們。

在追尋植物的過程中，葉曉文對大自然別有一番體會。「這兩、三年行山的經歷讓我變得大膽，但也愈行愈謙虛。當你愈行得多，便愈發現你不能挑戰大自然，有些地方根本就無法到達。

香港金線蘭，見於大帽山、馬鞍山及大東山高地近溪流的石縫或林地上。



此外，我還發現我們身邊的小動物、小昆蟲是很厲害的。當我攀爬斜坡時，怎麼爬也爬不上去，螞蟻卻輕而易舉地爬過去了。牠們身形細小，捏一下就可以弄死，但牠們在山裏的生存能力卻比人類強得多。」

今年，香港的麥理浩徑入選由國家地理頻道評選的「全球20大夢想行山徑」(World's Best Hikes: 20 Dream Trails)。麥理浩徑全長100公里，貫穿八個郊野公園，從西貢東荒野開始，中途經過獅子山、大帽山等連綿的山脈，最後抵達西面的河谷、水塘，至屯門結束，呈現了香港最美麗的郊野景觀。郊野是香港重要的資產，其價值實在不應被忽視。

說到城市發展與郊野保育的平衡，葉曉文認為政府在決策之前，應該做一份詳細的報告，評估該地區是否有具生態價值的動植物。大嶼山有香港細辛、大嶼八角這兩種香港特有的植物，政府如要開發該區，應同時考慮如何保育這些珍貴的物種。

尋創作的自由

現在你有兩個身份，插畫師和寫作人，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創作？

畫畫和寫作我都喜歡。畫畫可以表達我的感受，是形象上的表達，寫作比較深入，有更多的變化。既然兩者我都做得到，我會盡量將兩者結合。

在求學時期，葉曉文已開始畫畫及寫作。「我在中二、三開始畫畫，漫畫、素描等不同種類的畫都畫。到了中六、七，我進了賽馬會體藝中學，那裏有更廣闊的空間讓我創作，我因而度過了一段相當快樂的時光。至於寫作，在中四、五會考時，我為了紓緩壓力，開始寫故事。」上了大學，葉曉文就在嶺南大學中文系遇到了對她影響深遠的老師——梁秉鈞教授，即已故作家也斯。「他很用心看學生的作品，如果寫得好，還會幫他們投稿。」

畢業之後，葉曉文在出版社做了幾年設計師，後來辭掉工作，當自由職業者，幫出版社、設計公司、雜誌做訪問、寫稿、設計的工作。「比起較有規矩、注重整齊的設計工作，我更喜歡畫畫，一方面可以發揮自己的風格，另一方面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感情，所以出版《尋花》這本書時，我堅持用手繪水彩畫代替電腦作畫。雖然畫植物時要保留它原來的面貌，但我都在水彩背景加入渲染的效果，加強個人風格和特色。」

除了植物，葉曉文對動物也感興趣，正在籌備出版關於動物的圖文著作，以及一篇與植物有關的小說。在訪問中，她娓娓道來貓頭鷹的典故、牛犢的故事，歡快地談及自己的創作計劃，熱忱和喜悅溢於言表。植物、動物、繪畫、寫作……這些她喜歡的事物能自由地交織在一起，葉曉文是幸福的。



最新的動物畫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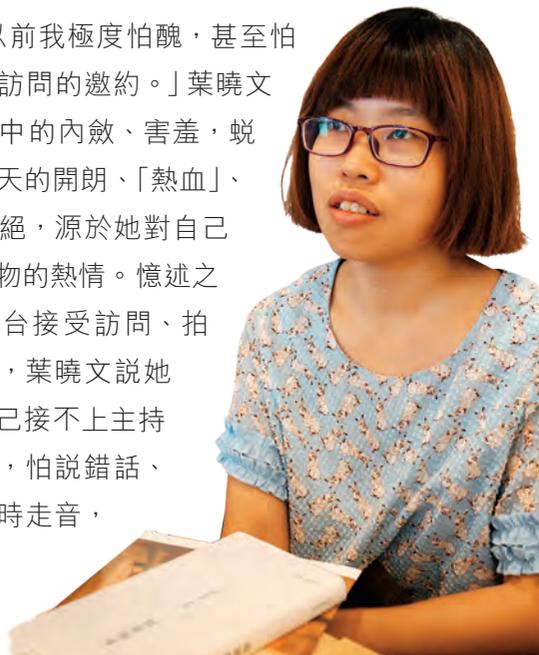


尋生命的突破

除了「古怪」，你還有甚麼特質跟香港金線蘭相似呢？

香港金線蘭的葉子是深綠色的，上面有些花紋，樣子並不起眼，埋藏在枯葉堆中，我曾經也像它一樣，很害羞、埋藏自己。

「以前我極度怕醜，甚至怕到推掉訪問的邀約。」葉曉文從她口中的內斂、害羞，蛻變成今天的開朗、「熱血」、滔滔不絕，源於她對自己鍾愛事物的熱情。憶述之前到電台接受訪問、拍攝節目，葉曉文說她很怕自己接不上主持人的話，怕說錯話、怕說話時走音，



但想到節目內容與自己喜愛的植物有關，她又很想別人認識更多關於植物的特性和故事，於是便嘗試開放自己，設法投入，她深深地呼了口氣，笑說：「這算是我一個很大的突破！」

談到為也斯的最後一本詩集《普羅旺斯的漢詩》畫插畫，葉曉文數度哽咽，「這本詩集中我最喜歡〈馬蒂斯旺斯教堂〉這首詩。也斯最初跟我說，這首詩他寫了很久都寫不完，後來他又跟我說：『我終於寫得完這首詩……』我不明白他為甚麼這樣說，但這首詩給我很大的安慰。當時他正面臨生命中最大的難關，可是詩中卻用上很多美麗的意象，結尾說：『每個人都可以懷抱希望。』這正正表現了他樂觀、堅強的個性。」

因着也斯從容面對生死的態度，葉曉文學習到如何無畏無懼地面對難關。「很多人問我：『你一個人去山澗尋花，不怕嗎？』其實獨自在山澗行走真的很危險。有一次我到了大嶼山的藏龍石澗，那裏有一道五、六層樓高的瀑布，我不小心滑倒了，差一點就掉到水裏。我不會游泳，如果掉下去的話，不是撞破腦袋，就是淹死。雖然危險，但我不會害怕。也斯是我的楷模，他積極面對生命中最後的時光，他在離世前一年，爆發自己的生命，完成所有項目。跟他相比，我獨自行澗的驚險簡直是小巫見大巫。」

熱愛植物的葉曉文曾在電視節目中以花比喻人生，指人在年輕力壯時要盡量努力，用心思和時間綻放自己的生命。若要以花喻人，葉曉文在創作以至生命路上，目標簡單清晰，勇往直前，確與香港金線蘭那些絲網狀葉脈一樣，鮮明、火紅。



馬蒂斯旺斯教堂

也斯

一切到了最後可以如此簡約
任天氣作主
陽光走它走慣的路
帶來四時不同的色彩
在不可逆轉的生命過程裏
也總有柔美的事物

你可以比梨子更綠
比南瓜更多橘色
如今賞盡生命的盛宴
但見：
母親。嬰兒
天空
雲朵
一個穿着僧袍的人
葉子
花朵
生命的樹

我們坐在這兒
看着從玻璃傳來光影變化
不同的顏色
在我們的臉上變明變暗

每個人都可以
懷抱希望

